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

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

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他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

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阬。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巖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

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李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李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闈宮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李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

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鷓臬。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反。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

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瑑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
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
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廸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
滑州奏廸汴宋鄆等州餽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
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
留廸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
獄訟一切任廸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
公立持書至汴陰訶虛實廸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

乃屏人密語之具得其事廸不暇啓遣宋友寧以兵巡
宛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
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廸曰叶贊之功
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廸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
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
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
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
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

為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
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
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夫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
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為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
太祖遣震由號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
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
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為元帥且求兼領
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
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
入為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癘瘡守太子太保致仕

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

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

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備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

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
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
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
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
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

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返正
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
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
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
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
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
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
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
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
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劔關雞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
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
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
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
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
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
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

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
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
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
士卒饑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餉之亡卒
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
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
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
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
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
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
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
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
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
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燦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
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
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
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
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
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

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行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

畏死尔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

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名。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椽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遂且不虞。

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天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

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揚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史閱魏兵籍檢校府庫

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

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頤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鄴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揚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關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

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

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踈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

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

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遽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

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
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
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
西取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
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皆梁以歸唐
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
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
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
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

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
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
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
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
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
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
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第二獲字全義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

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

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

武陟號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
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
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
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
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
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
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
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

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
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
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初莊宗
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爲梁雖仇敵今
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
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
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
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
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

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
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
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
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
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
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
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
亡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

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
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
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
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
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
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
錄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
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
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
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

王友謙曰極通經史
其友謙亦序誠終
晉王晉王以墨制除
全復志武序序序
考李我若定列傳
正云于今若若若
言之常情則之能
傳亦有去友謙與
王加守太尉之事

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
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
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
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
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
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
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
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
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
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
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
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
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
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
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
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
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
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
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

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語亦作夫

大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

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

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

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點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鴈。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

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

子少傳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

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二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

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影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

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

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竒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

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
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
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宋史記卷之四十五

